

尤怡临证经验初探

浙江省温州医学院 李振洲

尤怡(?~1749年),是清代著名的医家。字在泾,江苏长洲(今吴县)人。弱冠之年“即喜博涉医学,自轩岐以迄近代诸书,搜览之下,凡有所得,或信或疑,辄笔诸简”⁽¹⁾,又从苏州马倬游,并私淑喻昌之学;晚年钻研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等较深,旁鹜宋元明清诸家,且临证多验。所撰《伤寒贯珠集》、《金匱要略心典》和《金匱翼》,为研究仲景学说颇有影响的著述。其临证经验,蒐辑成《静香楼医案》^(2、3)(以下简称《医案》),风格逼近叶天士案,且多特色,充分反映其医术之精邃,至今在临床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。

师法仲景 自出机杼

尤氏寝馈于仲景学说,研精覃思,诚然深得其秘。他在《伤寒贯珠集》中,“略引大端于前,分别纲目于后”,因立正治、权变、斡旋、救逆、杂治诸法;自称“仲景之方与法,罔不备举”⁽⁴⁾。在《金匱要略心典》中,对于杂病证治亦颇多发挥。徐大椿称其“凡有施治,悉本仲景”⁽⁵⁾。此语虽不尽然,但《医案》中运用仲景之方和法,殊不鲜见。尤其贵乎临证能通常达变,并不凿执古法,故其选方下药,多熨贴而巧妙。如金匱肾气丸,原为诸肾气不足证而设,仲景用治虚劳、消渴、妇人转胞等证,尤氏活步其法而扩充其用。他治痰饮喘咳,凡属肾虚脾困肺实之候,概从《金匱》“病痰饮者,当以温药和之”,并以“外饮治脾,内饮治肾”立论。曾谓:“肾为胃关,火为土母。”肾气丸正可温补命火,以煖中土;而上实下虚,“实不可攻,姑治其虚。”故用肾气丸固肾纳气,又能和饮镇喘,反对漫用清克(《医案》上卷痰饮门、咳喘门)。又如治“肾虚齿痛,入暮则发”,或虚

火上炎头面诸恙,亦赏用加减八味丸。并指出肾气丸主摄纳浮阳,“能直走少阴,据其窟宅而招之”,可谓别具匠心(《医案》下卷诸窍门、上卷内伤杂病门)。治遗精、漏汗、失血、女劳、肿胀等证,案云:“真阳气弱,不荣于筋,则阴缩;不固于里,则精出;不卫于表,则汗泄。此三者,每相因而见,其病在三阴之枢,非后世方法可治,古方八味丸,专服久服,当有验也。”(《医案》上卷内伤杂病门)俱借肾气丸培元固本之功,此即所谓“异病同治”。

仲景制补益之剂,善取刚柔相济之味,寓并补阴阳之深义,如建中、复脉、黄土、薯蓣之属皆是。尤氏熟谙这类方剂的用途,称其“甘温辛润,具生阳化阴之能”⁽⁶⁾,故辄用于阴阳两虚的证候。如一案积年泻痢便血,病人“色黄心悸,肢体无力”。他认为此病“始于脾阳不振,继而脾阴亦伤”,爰立阴阳两顾之法,投黄土汤温脾摄血,并参入一味人参,以助中土健行之气,而复脾家统御之权(《医案》下卷大便门)。建中、复脉两方为理虚要方,而燮理阴阳,各承所宜,所以叶天士称:“理阳气当推建中,顾阴液须投复脉。”⁽⁷⁾尤氏移用于虚证咳嗽失音的治疗。如一例用复脉法,赖甘润之力,呛止而音出;一例据脉微形寒,久嗽失音,断其“气馁阳损”,用黄芪建中法,方中生姜以蜜炙,所谓“急者缓之必以甘,不足者补之必以温,而充虚塞空,则黄芪尤有专长也。”⁽⁸⁾(《医案》上卷咳喘门)其立意和叶氏治虚咳用建中减姜一法相俾⁽⁷⁾。

此外,《医案》中尚见用桂枝加黄芪汤扶正达邪,而治脾虚发黄;用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“开鬼门”,宣肺通表,而治气壅肿胀;用麦门冬汤“养土之阴,以生肺金”,而治阴虚咳嗽;

用小柴胡汤加桃仁、青皮、牡蛎疏利肝邪，消弭痞母；用理中汤截痞止血等等。活法圆机，不一而足，咸能体现运用仲景方法之趣。

详审病机 精心投剂

尤氏明确“气体有虚实之殊，脏腑有阴阳之异”⁽⁴⁾这一生理本质，强调“治病者，必知前哲察病之机，宜与治疗之方法。”⁽¹⁾故凡寒热虚实疑似之间，必细绎病机，求责有无盛虚，“从而损益之”⁽¹⁾。如论骨痿筋挛案治法，以骨为肾所主，筋由肝所司，认为系“肾精不足，肝火乘之”。并谓：“肝火宜泄，肾精宜固。”故一方之中必兼通补，庶几合理。乃以川楝子、丹皮等泄肝，生地、阿胶、女贞子补肾，其补虚泄实，相谐有度（《医案》上卷内伤杂病门）。又如治吐血一案，其推阐病机之微细，亦足启读者许多悟境：“凡有瘀血之人，其阴已伤，其气必逆。兹吐血紫黑无多，而胸中满闷，瘀犹未尽也；而舌绛无苔，此阴之亏也；呕吐不已，则气之逆也；且头重足冷，有下虚上脱之虑；恶寒谵语，为阳弱气馁之征。此证补不投，攻之不可，殊属棘手。人参、茯苓、三七、吴萸、乌梅、牡蛎、川连、郁金。”（《医案》上卷失血门）尤氏在案中就吐血同时所出现的复杂证候，进行条分缕析，以血色紫黑，而胸中满闷，断其瘀犹未尽，以舌绛无苔，而频频呕吐，谓其阴亏气逆，这已是一层明辨。复因见头重足冷，恶寒谵语，则又考虑真气衰微，虚阳上脱这一层。审证求因，源流俱澈，恰似剥茧抽蕉。而其制方用药亦颇具巧思。本证虚实寒热错杂，倘攻实则当先清化瘀热，调气降浊，然犹恐气血将脱而不堪戕伐；倘补虚则亟宜顾护气阴，培元固脱，却又为浊气上泛，络瘀中滞所掣肘。攻补皆碍手，于是权且斡旋其中，以人参、乌梅益气敛阴，牡蛎潜阳，谨防虚脱之变；以吴萸、川连、茯苓清热泄浊降逆，三七、郁金疏瘀导气，以冀廓清瘀浊。药只八味，但层层兼顾，丝丝入扣。尤氏之审证用药，其细腻独到之处，率皆如是。

尤氏并善于借鉴古贤的用药经验。如《医

学续记》曾记载王肯堂用干姜治口糜之法，依法用之亦验，因而深有体会地说：“土厚则火敛，人多不能知此。所以然者，胃虚食少，肾水之气，逆而乘之，则为寒中，脾胃虚衰之火，被迫上炎，作为口疮。”并指出其证候特点为“饮食少思、大便不实或手足逆冷、肚腹作痛”⁽⁶⁾。这一段病机分析，无疑是深化地运用了阴阳气血脏腑之间的生化制约理论。《医案》中也有类似范例，如“得冷则泻，而又火升齿衄”，据古人“残火聚于胸，沉寒积于胃”之说，诊断其根本亦属中气虚寒，乃以四君子汤加益智仁、干姜治之（《医案》上卷内伤杂病门）。本证冷泻复兼齿衄，粗看似难两顾，然深揆病机，则泻固责脾衰胃冷，而衄亦为虚阳残火。故健脾以止泻，培土以制火，一以贯之，正是治病求本。此案运意隽逸，柳宝诒评其“议病立方，均本喻氏”。但考喻昌《寓意草》中所称下竭上厥之失血为脾中伤气、阴潜阳位之说⁽⁸⁾，实亦滥觞于李杲的阴火理论⁽⁹⁾。可见尤氏学有渊源，并的确又能融会贯通。

善调脾胃 选药和平

昔贤论病，多推重脾胃。李东垣首创脾胃论，指出：“脾胃之气既伤，而元气亦不能充，而诸病之所由生也。”⁽¹⁰⁾李中梓则认为：“后天之本在脾，脾为中宫之土，土为万物之母。”⁽¹¹⁾尤氏服膺这些理论，尝谓：“脾居四脏之中，生育营卫，通行津液，一有不调，则失所育所行矣。”⁽¹²⁾故其临证立论制法，无问外感内伤、新病旧恙，处处着意于调治脾胃，培养后天。如治“久嗽便溏，脉虚而数”，断为“肺脾俱病”，主张当“培补中气为要”；不然，若“后泄不食”，化源告匱，则母损必累及其子（《医案》上卷咳嗽喘门）。而且凡是上损及中，肺病及脾之候，尤氏都认为以“中气健旺，能食便坚”为佳兆；更提出“节饮食，慎寒煖”，始可无虞。诚是深切领会了《难经》：“损其脾者，调其饮食，适其寒温”⁽¹³⁾的精神。

尤氏对于他脏之疾，但凡涉及脾胃，亦靡不主张先治其胃。如《医案》中的痹案：“脾肾寒

湿下注，右膝肿痛，而色不赤，其脉当迟缓而小促，食少辄呕，中气之衰，亦已甚矣。此当以和养中气为要，肿痛姑置勿论，盖未有中气不复，而膝得愈者也。人参、半夏、木瓜、炒粳米、茯苓、广皮、益智仁。”(《医案》下卷肢体诸痛门)治痹而先治脾胃。这对于治疗中气衰甚的痹证，足资借鉴。本证设或改投温经散寒、辛香走窜之品，只怕徒劫胃阴，则食愈少而呕愈剧，不啻断其粮道而速其溃败也。

尤氏调治脾胃，每重“和养”之义，认为：“土具冲和之德，而为生物之本。冲和者，不燥不湿，不冷不热，乃能化生万物。”⁽¹⁴⁾故其方中药物多以性味和平者为主。尤其治疗慢性疾患，羸弱之质，更注意选用能灌溉津液，资生谷气之品，如石斛、麦冬、粳米、芦根、广皮、谷芽、木瓜、茯苓、竹茹、佛手等属。使燥润互参，两两相宜，共奏养阴化湿，和中悦脾之效，即所谓“湿土宜燥，燥土宜润，使归于平也”⁽¹⁴⁾。

擅治内风 立方稳朴

尤氏认为：“内风本皆阳气之化”⁽²⁾；又认为：“类中风者，风自内生，肝脏之厥气也。”⁽¹⁴⁾这些看法，渊源于《内经》。但他同时荟萃了刘完素“五志过极皆为热甚故”、李杲“正气自虚”、朱震亨“湿痰化热”及缪希雍“内虚暗风”等理论⁽¹⁵⁾。因称：“肝气既厥，诸气从之，诸液从之，诸气化火，诸液化痰，……岂特所谓气血虚败而已哉？”⁽¹⁴⁾并且指出昔贤“或云火，或云痰，或云气虚，三者诚俱有之，余惜其终属模糊，而未中肯綮也。”⁽¹⁴⁾持论亦较为平正。

在治法上，尤氏能于风火痰气之间，审其标本缓急，区别对待：

(一)大凡类中之渐，“肝阳化风，逆行脾胃之分；液聚成痰，流走肝胆之络”，虽有萌动，未成鸱张之势，但见眩晕肢麻，或兼食少脘痞，称之“脾饮、肝风，相合为病”，治从调理肝脾着手。如原案：“肢麻头运，此肝病也；便溲食减，脾亦病矣。宜节劳养气，毋致风动为佳。”用羚羊角、天麻、刺蒺藜、白芍平肝除

风，白术、炙草、茯苓、广皮健脾蠲饮，方颇清稳(《医案》上卷内风门)。内风门中以这类案例居多。

(二)倘水衰莫制，肝风暴动，但升无降，卒然舌掣、口喎、语蹇、偏痺者，则从《内经》“内夺而厥，则为瘖俳……”⁽¹⁶⁾之说，用温肾凉肝、滋液熄风、濡养营络等法。谓：“肾属坎水，真阳内藏，宜温以摄纳，而肝脏相火内寄，又宜凉以清之。”如一案见舌绛牵掣，瘖不出声，形寒耐冷而足蹇，乃仿刘河间“肝肾气厥”之例，始用丹溪虎潜丸法，继投地黄饮子去附子加鹿鞭子，煎胶打丸服，俾阴得固充而阳能潜藏(《医案》上卷类中门)。

(三)脾胃虚衰，无气以禀，而出现眩晕、四肢振颤，所谓“土虚木必摇”，则以归芍六君子汤等加减，益气养血，安土熄风(《医案》上卷内风门)。

(四)标本缓急，随证治之。如治热风中络，口歪、舌蹇、咽痛，先予羚角钩藤汤加减，滋清涤痰。俟风弭而咽痛未愈，遂改从降导之法，以淡盐汤送服肾气丸(《医案》上卷类中门)。

总之，尤氏论治内风证，宗尚《内经》，克绍前贤，并有创新。且立方圆融而稳朴，完全脱出唐宋以前医家动辄用大小续命汤等统治内外风的窠臼。惟在用药方面尚稍嫌拘谨，似不及叶氏那样空灵活泼，有胆有识。

参考文献

- (1) 尤怡：《静香楼自识》，行素草堂藏版。
- (2) 柳宝诒选评：《柳选四家医案·静香楼医案》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59。
- (3) 尤怡：《静香楼医案》，味根草堂手抄本。
- (4) 尤怡：《伤寒贯珠集》第1~2页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59。
- (5) 尤怡：《金匱要略心典》，“徐序”，卷上第2页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58。
- (6) 尤怡：《医学续记》，“口糜”、“冷劳”，行素草堂藏版。
- (7) 叶桂：《临证指南医案》第79、60、61、89、90页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59。
- (8) 喻昌：《寓意草·答门人问州守钱希声先生治法》。
- (9) 李杲：《内外伤辨惑论·饮食劳倦论》。
- (10) 李杲：《脾胃论·脾胃虚寒传变论》。
- (11) 李中梓：《医宗必读·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》。
- (12) 尤怡：《金匱翼》卷三第14页，上海卫生出版社，1957。
- (13) 《难经·十四难》。
- (14) 尤怡：《医学读书记》，“通一子杂论辨”，行素草堂藏版。
- (15) 任应秋主编：《中医各家学说》第296~298页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80。
- (16) 《素问·脉解篇》。